

《山東道教碑刻集》

趙衛東 主編

山東道教碑刻集

臨朐卷

趙衛東 宮德傑 編



齊魯書社

《山東道教碑刻集》

趙衛東 主編

山東道教碑刻集

臨朐卷

趙衛東 宮德傑 編



齊魯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山東道教碑刻集·臨朐卷/趙衛東,宮德傑編. —濟南:
齊魯書社, 2011.7

ISBN 978—7—5333—2513—8

I. ① 山… II. ①趙…②宮… III. ①道教—碑刻—匯編—
臨朐縣 IV. ①K877.42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1) 第 124116 號

山東道教碑刻集·臨朐卷

趙衛東 宮德傑 編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 189 號
郵 編 250002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青島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張 24.5
插 頁 6
字 數 466 千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2513—8
定 價 120.00 圓

序

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在二十世紀初提出了“二重證據法”，時至今日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在這期間，“地下之新材料”與“紙上之材料”互證的學術方法得到普遍運用，解決了許多學術難題。同時，新材料的出土與發現亦日益得到重視，並不斷推動學術研究的進展。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湖南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周易》、《五十二病方》等，給沉寂的學術界帶來了生機，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哲學與醫學的發展。同時，山東臨沂銀雀山1號漢墓出土的《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使長期以來圍繞孫子的世系，《孫子兵法》的作者、版本，以及孫武與孫臏關係等問題的爭論得以冰釋。1993年湖北荊門市郭店1號戰國楚墓出土的一批竹簡，在學術界掀起了研究的熱潮，形成“簡帛學”。1994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文物市場購回的戰國楚竹書，雖然至今仍然沒有全部整理完，但就已經發表的《孔子詩論》而言，就足以推動學術界對孔子詩學思想的深入研究。2008年清華簡的發現和2009年北大藏竹書的公佈，雖然其學術價值尚不好預測，但已經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以上證明，每一次新材料的發現都會在學術界引發研究的熱潮，推動學術研究的深入與發展。

道教研究向來重視新材料的運用，早在十九世紀中葉，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尚未提出以前，廣東酥醪觀主陳銘珪就運用大量碑刻、筆記、文集等材料，對丘處機龍門一系全真道的傳承情況進行了詳細考證，寫出了《長春道教源流》一書，開全真道研究之先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提出之後，道教研究學者對新材料更加重視，陳垣先生利用其所收集整理的道教碑刻材料，對南宋初產生於中國北方的太一道、真大道和全真道三大新道派進行了研究，出版了具有突破性的重大成果《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書。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陳垣先生編纂的《道家金石略》正式出版，其中收錄自漢至明道教碑刻一千五百餘塊，成為研究道教的重要材料。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受海外漢學研究方法的影響，國內學者對碑刻材料越來越重視，北京大學王宗昱教授對各種方志資料中收錄而《道家金石略》未收的金元時期全真道碑刻進行了收集，編輯出版了《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並在此基礎上寫出了一系列富有價值的學術文章。

但是,真正系統運用《道家金石略》、《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等碑刻材料來研究全真道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張廣保研究員,他自二十一世紀初開始,大量運用道教碑刻材料展開對金元時期全真道的研究,發表了一系列具有補闕性和創新性學術價值的文章,並於2008年結集為《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一書,由香港青松出版社出版。

儘管道教碑刻材料的廣泛運用,極大地推動了道教學術研究的發展,解決了許多道教史上的難題,但是,仍然有諸多課題因史料缺乏而尚未解決。以全真道研究為例,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任繼愈和卿希泰兩位先生主編各自的《中國道教史》時,就已經感到了全真道史料的缺乏。近年來,隨著全真道研究的進一步深入與拓展,史料缺乏成為限制全真道研究的最大障礙,比如七真道派的形成、北京白雲觀藏《諸真宗派總簿》所記載的各個宗派的傳承、明清全真道的發展狀況等,都需要新材料來加以解決。與此同時,許多過去已經定論的問題,現在看來仍然值得商榷,有必要重新加以審視與思考。可以這樣說,目前全真道研究已經進入了一個瓶頸狀態,只有依靠新材料的發現纔能最終改變這種狀況。

山東道教文化源遠流長,戰國齊文化中的神仙傳說曾風靡一時,秦漢方仙道及其術士們對長生不老的承諾和對神仙世界的描述,令秦皇漢武瘋狂展開大規模的尋仙活動。在漢末道教產生過程中,山東又扮演了重要角色,齊魯文化不僅成為道教的重要思想來源,而且第一部道經《太平經》的成書與早期流傳即在山東一帶。然而,在山東道教文化中最值得稱道的還是產生於金大定年間的全真道。全真道祖師王重陽雖然是陝西咸陽人,但全真道卻是在山東膠東創立的。王重陽在陝西終南山一帶得道之後,即東出潼關來到山東沿海傳道,收全真七子,建三州五會,創立全真道。在早期全真道中,不僅全真七子都是山東人,而且金元之際的大多數全真高道,或為山東人,或曾在山東傳道。明清以降,雖然全真道整體呈衰勢,然而山東全真道仍然有新的發展,在嶗山產生了鶴山、金山、金輝三大全真龍門支派,並產生了像周玄真、孫玄清、匡常修等大批著名的全真高道。歷代全真高道在山東修道和傳教過程中,留下了諸多文化遺存,道教碑刻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據初步考察,目前山東現存道教碑刻有幾千塊,且正面臨被毀壞的危險,亟須收集整理。

基於山東現存道教碑刻材料的重要學術價值,2005年我們完成四卷本《王重陽集》、《馬鈺集》、《丘處機集》、《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集》校點工作以後,趙衛東博士便開始了對山東現存道教碑刻材料的收集、整理與研究工作。這項工作一開始因為經費缺乏等原因而步履維艱,但憑著對學術研究的執著和熱愛,趙衛東博士無論天寒地凍,無論盛夏酷暑,有時忍饑挨餓,餐風飲露,

爬山涉水，出入於山林官觀之中，足跡踏遍整個山東，與他的團隊一起，衝破各種困難，一直在堅持著這項工作。隨著工作的進展，趙衛東博士對碑刻材料的收集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並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先是 2008 年“山東道教碑刻收集、整理與研究”被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接著 2009 年香港青松觀又立項資助，有了經費的支持，山東道教碑刻的收集與整理工作正式全面展開，其成果將陸續出版。相信他的這份學術貢獻必將給道教研究帶來新的契機，使道教研究進入一個新的境界。

周立昇

2009 年 11 月 25 日

凡 例

(一)《山東道教碑刻集》輯錄了山東境內現存與道教相關的碑碣、墓誌、塔銘、摩崖、經幢、題記等，以上資料皆通過田野考察得來，除少數曾有著錄外，絕大部分首次公開發表。

(二)該叢書按當前行政區劃分卷，每一縣或市為一卷，泰山、嶗山等碑刻相對集中的地方則單獨設卷；每卷按碑刻現存地點分類，每一地點又按立碑時間先後排序。

(三)每一塊碑刻包括名稱、簡介、碑文等內容，部分碑刻附有拓片。

(四)碑刻名稱為編者所加，其中包含了立碑時間、碑文標題等信息；立碑時間不詳者，只以碑文標題為名稱；碑文無標題者，碑刻名稱則由編者代擬。

(五)碑刻簡介包括：碑刻現存地點，立碑時間，撰文、書丹、篆額者姓名，碑刻形制，正文、碑額的書體、字徑，碑文主要內容，著錄情況，現存狀況，等等。其中除碑額按碑刻原樣照錄外，其他皆以通行文字加以介紹。

(六)為了讓讀者瞭解碑刻原貌，抄錄碑文時，一律遵循照錄碑文的原則，對於碑文中的通假字、異體字、錯別字等皆不作任何改動。

(七)對於碑文中殘缺、破損和因漫漶而無法辨認的文字以“□”代替，一個“□”代表一個字，無法確知缺損字數的地方，則以“……”代替；行與行之間以“┐”分開。

(八)為了方便讀者研究與查詢，每卷後附有方志資料中與道教相關的內容，為了保持方志資料的原始狀態，除加以標點外，文字仍然採取照錄的方式；此外，每冊後還附有按時間順序排列的本冊目錄索引。

目 錄

序	(1)
凡例	(1)
沂山	(1)
元大德二年增封東鎮元德東安王詔碑	(1)
元至大四年臨朐縣達魯花赤祭春記碑	(3)
元皇慶二年脫歡、蔡文淵昭告碑	(6)
元延祐六年殘碑	(7)
元至治二年東鎮沂山元德東安王廟神祐宮記碑	(8)
元代殘碑	(11)
元致和元年劉瓚、胡居祐詩碑	(12)
元至順三年東鎮代祀記碑	(13)
明洪武二年敕祀東鎮廟記碑	(14)
明洪武三年明太祖詔定嶽鎮海瀆神號碑	(16)
明洪武九年敕修東鎮廟記碑	(18)
明洪武十年陸亨、王守靜、豐繼宗代祀碑	(20)
明永樂四年吳宗顯等致祭碑	(21)
明宣德元年黃福致祭碑	(23)
明正統元年車遜致祭殘碑	(24)
明正統二年任榮祭告殘碑	(25)
明正統九年楊鼎代祀碑	(26)
明景泰元年儀銘詩碑	(27)
明景泰四年戚瀾代祀碑	(28)
明景泰五年李宗周致祭殘碑	(29)
明天順年間殘碑	(30)
明成化元年李木代祀碑	(31)
明成化三年重修東鎮廟記碑	(34)
明成化四年原傑代祀碑	(36)

明成化六年李希安代祀碑	(37)
明成化八年東鎮沂山寢廟成記碑	(38)
明成化八年翁世資等禱雨碑	(40)
明成化八年劉時敷謁東鎮沂山詩碑	(41)
明成化九年劉吉致祭殘碑	(42)
明成化十三年陳儼代祀碑	(43)
明成化二十一年張玘詩碑	(44)
明成化二十一年劉曷詩碑	(45)
明成化二十三年黃景代祀碑	(46)
明成化二十三年黃景祀東鎮留題詩碑	(48)
明弘治元年東藩代祀碑	(50)
明弘治五年天子遣官祈雨有應詩碑	(52)
明弘治六年王霽致祭碑	(53)
明弘治六年王霽詩碑	(54)
明弘治七年李興致祭碑	(55)
明弘治十年熊翀致祭碑	(56)
明弘治十年周紘陪祀詩碑	(57)
明成化十七年方矩詩碑	(58)
明正德元年彭桓陪祀詩碑	(60)
明正德五年喬宇代祀碑	(61)
明正德五年喬宇沂山瀑布泉詩碑	(63)
明正德十年喬宇謁東鎮廟詩碑	(65)
明嘉靖元年陳鳳梧詩碑	(66)
明嘉靖二年謝芝沂山歌碑	(68)
明嘉靖二年陳鳳梧謁東鎮廟詩碑	(69)
明嘉靖六年江珊昭告碑	(71)
明嘉靖十年宋景禱雨碑	(72)
明嘉靖十三年胡老先生遊沂山觀瀑布泉詩碑	(73)
明嘉靖十五年張元孝謁東鎮廟詩碑	(74)
明嘉靖三十一年王家士詩碑	(75)
明嘉靖三十二年沈應龍致祭碑	(76)
明嘉靖四十年郭鎮瀑布泉詩碑	(77)
明嘉靖四十年重修東鎮廟題名記碑	(78)
明嘉靖四十一年劉士學登沂山絕頂詩碑	(80)
明嘉靖四十三年鮑象賢致祭碑	(81)

明嘉靖四十四年陳慶詩碑	(82)
明嘉靖四十四年王文翰詩碑	(83)
明隆慶三年張體乾頌東鎮詩碑	(84)
明萬曆十四年唐教玉墓碑	(85)
明萬曆四十二年趙秉忠詩碑	(86)
明萬曆四十二年重修東鎮沂山廟記碑	(87)
清順治八年劉昌致祭碑	(89)
清順治十八年左敬祖致祭碑	(90)
清康熙二年重修東鎮廟記碑	(91)
清康熙五年東鎮禱雨靈應記碑	(93)
清康熙十五年馬汝驥致祭碑	(94)
清康熙十六年道士趙守身墓碑	(95)
清康熙二十二年渠丘泊里莊記碑	(96)
清康熙二十三年王曰溫致祭碑	(97)
清康熙二十七年李振裕致祭碑	(98)
清康熙三十三年李振裕奉命祭告東鎮神廟記碑	(99)
清康熙四十年重修東鎮沂山廟記碑	(101)
清康熙四十一年重新東鎮神像記碑	(103)
清康熙四十二年趙世芳致祭碑	(105)
清康熙四十八年張連登詩碑	(106)
清康熙四十八年瓦爾大致祭碑	(109)
清康熙五十三年萬壽聖節恭紀碑	(111)
清康熙五十八年朱汝錫致祭碑	(112)
清乾隆十四年沈廷芳詩碑	(113)
清乾隆二十九年李大純恩免雜差士民感戴記碑	(114)
清乾隆四十一年汪廷嶼致祭碑	(115)
清乾隆四十五年達敏致祭碑	(116)
清嘉慶五年賡音布致祭碑	(117)
清嘉慶五年重修東鎮廟落成詩碑	(118)
清嘉慶十一年新建三元廟記碑	(120)
清嘉慶二十四年廉善致祭殘碑	(122)
清光緒九年重修泰山行宮記碑	(123)
民國二十四年重修泰山行宮記碑	(125)
民國二十九年重修寢殿記碑	(129)
仁壽鄉盤羊社修醮殘碑	(132)

禪堂崗	(133)
明萬曆三十四年禪堂崗創建泰山行宮記碑	(133)
明萬曆三十四年禪堂崗建修泰山行宮題名碑	(134)
明萬曆四十八年立白衣觀音閣題名記碑	(135)
明萬曆新建禪堂崗泰山行宮記摩崖	(136)
明天啟七年千佛閣香會題名記碑	(140)
明衡府重修殘碑	(143)
清順治六年重塑玉帝金身記碑	(145)
清康熙十一年殘碑	(148)
清道光七年重修禪堂崗東頂女善題名碑	(149)
清道光十四年信女題名碑	(150)
清同治年間重修玉皇廟記碑	(152)
清同治年間重修白衣大士殿題名碑	(153)
民國十七年重修玉皇殿記碑	(154)
道士題名殘碑	(157)
井任、穆尚時等題名殘碑	(158)
黃龍山	(159)
明萬曆七年范家河重修龍王廟記碑	(159)
清康熙五十五年重修廟記碑	(161)
清同治九年信女題名碑	(163)
清光緒三十一年志神功德碑	(164)
民國八年中孚寨記碑	(166)
新修觀音老母殿殘碑	(168)
海浮山	(170)
清康熙二年重修海浮山碧霞元君行宮記碑	(170)
清嘉慶二十五年善女題名碑	(172)
清同治十年善信題名碑	(174)
民國二十四年重修玉皇、王母、文昌、奎星各殿記碑	(175)
白龍洞	(177)
清同治九年敕封昭感龍神碑	(177)
清光緒元年新建山門、垣牆記碑	(178)

清光緒三十三年重修洞門外月臺、石垣記碑	(181)
植松紀念殘碑	(183)
安子峪	(184)
清乾隆二十九年安子峪重修記碑	(184)
清道光二十三年重修安子峪觀音堂記碑	(187)
清同治七年重修南海大士殿記摩崖	(189)
西峪村	(192)
明天啓元年重修三官廟記碑	(192)
清乾隆二十七年重修三官廟記碑	(194)
清同治十三年重修三元廟記碑	(196)
孫家莊	(198)
清康熙三十九年三皇廟記碑	(198)
清康熙五十八年移建三皇廟記碑	(199)
民國四年重修三皇廟記碑	(202)
紀山	(205)
清康熙三年重修紀山廟記碑	(205)
清嘉慶十五年重修紀山廟記碑	(208)
清同治九年重修紀王廟記碑	(211)
茹家莊	(213)
民國五年重修三官廟題名碑	(213)
李門周氏等信女題名殘碑	(218)
劉家營村	(219)
民國三年維護廟產記碑	(219)
民國九年新建泰山行宮善信捐資錄碑	(221)
虎崖村	(224)
明嘉靖四年重修龍神廟記碑	(224)
清康熙四十七年移立五聖神祠記碑	(225)

玉皇廟村	(226)
宋崇寧二年重修玉皇廟石幢	(226)
白塔村	(228)
重修天仙閣記碑	(228)
風火洞題名殘碑	(230)
蔣市店子村	(231)
清康熙三十八年新建娘娘殿記碑	(231)
盤陽村	(233)
民國八年重修泰山行宮記碑	(233)
吉寺埠村	(236)
清乾隆四十六年重修關帝廟記碑	(236)
龍王廟村	(238)
清道光二十九年重修龍王殿記碑	(238)
吳家辛興村	(240)
清康熙二十九年修醮題名記碑	(240)
下城隍村	(242)
民國十七年喜雨記碑	(242)
太平崗	(243)
清嘉慶二十四年新建文昌閣、奎星樓記碑	(243)
聚糧崗	(245)
清光緒元年創建王母、菩薩廟記碑	(245)
西大河村	(247)
清道光二十八年重修五聖堂記碑	(2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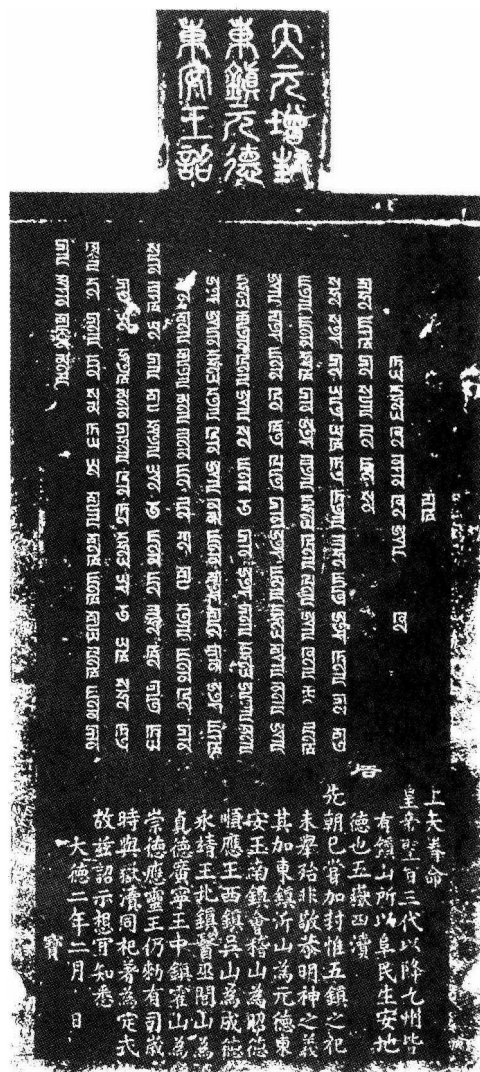
李家莊	(248)
玉皇廟王門馬氏等信女題名碑	(248)
附錄一：方志資料	(250)
明嘉靖《臨朐縣志》	(250)
明王居易《東鎮沂山志》	(256)
明傅國《昌國餘脞》	(318)
清康熙《臨朐縣志》	(329)
清光緒《臨朐縣志》	(335)
清光緒《臨朐縣鄉土志》	(349)
民國《臨朐續志》	(351)
附錄二：臨朐未收碑刻目錄	(367)
目錄索引	(369)
後記	(375)

沂 山

元大德二年增封東鎮元德東安王詔碑

碑在山東省臨朐縣沂山鎮沂山東鎮廟，元大德二年(1298)立。石灰石質。螭首龜趺。通高 322 厘米。螭首高 90 厘米，碑身高 188 厘米，趺座高 44 厘米，寬 96 厘米，厚 26.5 厘米。該碑上半部分為蒙文，下半部分為漢文。漢文楷書，字徑 4 厘米。主額篆“大元增封東鎮元德東安王詔”，3 行，字徑 8 厘米。碑陰為“大元增封東鎮元德東安王感應之記”，馬驥撰文，張德貞書丹。正文楷書，字徑 3~3.5 厘米。碑陰主額篆“大元增封東鎮元德東安王詔”，3 行，字徑 8 厘米。碑體完整，文字清晰。清畢沅、阮元《山左金石志》卷二十二，清光緒《臨朐縣志》卷九，民國《臨朐續志》卷十七有著錄。碑陽用蒙、漢兩種文字記載了元大德二年元成宗敕封五鎮的詔書，其中提到敕封東鎮沂山為“元德東安王”。碑陰記載，元大德二年元成宗遣使敕封東鎮沂山，時當亢旱，使至雨降，靈應如響，故立碑以記其事。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三代以降，九州皆有鎮山，所以阜民生、安地，德也。五嶽四瀆，先朝已嘗加封，惟五鎮之祀未舉，殆非敬恭明神之義。其加東鎮沂山為“元德東安王”，南鎮會稽山為“昭德順應王”，西鎮吳山為“成德永靖王”，北鎮醫巫閭山為“貞德廣寧王”，中鎮霍山為“崇德應靈王”。仍勅有司歲時與嶽瀆同祀，著為定式。故



元大德二年增封東鎮元德東安王詔碑

茲詔示,想宜知悉」。

大德二年二月 日「寶」。

(以下碑陰)

大元增封東鎮元德東安王感應之記

府學正馬驥譔,張德貞書」。

《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是則沂山為東之巨鎮尚矣。以其能阜民生,安地德,禱而輒應,桑欽《水經》謂之小太山是也。歷代聖王莫不祀事」。國朝大德二年,聖天子修五鎮之祀,致敬恭明神之義。由是詔封東鎮沂山為“元德東安王”,南鎮會稽山為“昭德順應王”,西鎮吳山為“成德永靖王”,北鎮醫巫閭山為“貞德廣寧王”,中鎮霍山為“崇德應靈王”。仍勅有司歲時與嶽瀆同祀,著為定式,遂遣使分封」。上謂:交於神明,擇朝臣老成慎重清望素著者,俾充是選。乃命必閣赤扎刺兒歹那懷、朝列大夫治書侍御史冀德方封東南二鎮」。詔達益都,于時境內方以亢旱為虞,詰旦驛報至,宣慰使司官宣慰使塔察兒中,奉同知葉兒威里、廣威副使潘鐸朝列率諸僚屬出郭敬迓間,油雲遷興,隨車之雷雨大作,黃童白叟熙熙然以為「德音之降,至誠感神之所致也。越翌日開霽,天朗氣清,遂具祭品抵山下。又翌日,將事之夕,月星明概,五鼓既作,二天使齋莊謁于東鎮之祠,宣讀詔書,以錦幡二、白金香盒一為奉神之儀,羊一、豕一為祭神之具。行禮甫畢,有頃,陰雲四合,雨復繼作,咸謂「使得其人。克致臨軒之命,神監昭達,捷於桴響者如此。昔漢武帝封泰山,白雲起封中,曷若我「國朝皇華之使甫臨,甘澍為之丕應,方之白雲,茲為實惠。然則謂之小太山,信不誣矣。時本路官監郡真不花、推官韓禮、知事邵蔚等,祇奉天使與祭祠下,覩茲盛事,謹勒詔文于石,以嘗我「聖天子敬恭明神之義,仍記實□于碑陰,以表神休之靈應云」。

大德二年 月 日臨朐縣司吏滕□,主簿兼尉陳良,縣尹張璘,達魯花赤長興,本路譯史張德貞,府吏季榮祖、郭景良、許思賢」。

承務郎益都路總管府推官韓禮」。

承直郎益都路總管府判官兼管本路諸軍奧魯常恒」。

奉直大夫益都路總管府治中兼管本路諸軍奧魯沙合不丁」。

明威將軍同知益都路總管府事兼管本路諸軍奧魯趙庸」。

定遠大將軍益都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總管本路諸軍奧魯潤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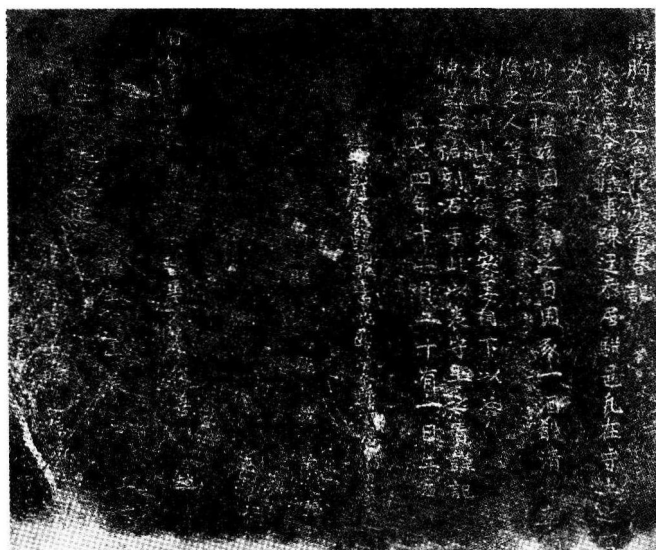
少中大夫益都路總管兼府尹本路諸軍奧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木撒」。

朝列大夫益都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府達魯花赤管內勸農事真不花」。

總府監造前錄事同判官王潤,本路石匠提領盧鑄、曹碧,本縣作頭彭端、樊就刊」。

元至大四年臨朐縣達魯花赤祭春記碑

碑在山東省臨朐縣沂山鎮沂山東鎮廟，元至大四年(1311)立。石灰石質。高68厘米，寬76厘米，厚22厘米。正文楷書，字徑2.5厘米。碑陰楷書，字徑1.5厘米。碑體邊緣殘缺，剩餘文字基本可以辨認，碑陰文字漫漶。清光緒《臨朐縣志》卷九、民國《臨朐續志》卷十七有著錄。碑右上角有“榆山孫石泉”、曹世□梅立，□二十八年春正」謁」”題記，書體與正文不一致，疑為後來所刻。該碑記載，臨朐縣達魯花赤馬合麻，曾於元至大四年春至沂山東鎮廟祭祀元德東安王，並立碑以記其事。碑陰為讚美沂山百丈崖瀑布泉詩文，其中提到了劉奎、完顏古堂、胥從簡、劉玠、劉澤之等姓名，據《東鎮沂山志》卷四記載，胥從簡曾於金承安年間(1196～1200)作《東鎮廟神應記》，所以，碑陰諸詩文極有可能為金代所刻。



元至大四年臨朐縣達魯花赤祭春記碑

臨朐縣達魯花赤祭春記

伏念馬合麻，臨事疎迂，忝居駢邑。凡在守土之官，必有祭神之禮。茲因祭春之日，用豕一，酒穀清潔，率領僚吏人等，祭于東鎮沂山元德東安王祠下。以